

## 家事·父亲节专题

# 父亲, 让我来

□晓梦



插图 巴巴熊

## 爸爸的爱

□张冬梅

从小到大,爸爸一直是最疼我的。爸爸经常在家叫我“臭臭”、“臭疙瘩”、“第一听话的冬梅”,嘿嘿,我都应。当然我也是最听话的孩子,所谓的听话就是给他倒过洗脸水、洗过几双袜子,仅此而已。现在长大了,这些事却都没再做过。

爸爸在外地上班,经常给我买我最喜欢吃的饼干,整箱整箱地买,那种自豪骄傲的感觉现在都记的。

我上乡镇中学时,爸爸下岗了,经历了坎坷挫折,最后决定在乡镇上开一家小店。为了保证我的营养,爸爸一日三餐为我做饭。爸爸本来特爱睡觉,但为了我,三年的时间几乎每天都会早起,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,从来没感冒过,个头长得比姐姐都高。

我知道爸爸最希望我能考上大学,但是这个希望应该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。因为成绩不好,我只上了中专。虽然爸爸嘴上没说什么,但是我想他心中的失落还是有的。

2003年11月中专毕业后,我去了南方的城市——珠海工作。离家太远了,我天天打电话诉苦,偶尔掉眼泪,一有烦心事,就给爸爸打电话。工作中不乏与上司顶撞的时候,爸爸都会在电话里耐心地劝说叮嘱。

每次回家,爸爸总让我提前告知想吃什么东西,准备好,然后数着日子等我回家。到家后,不管我饿不饿,他转身给我拿吃的,扭头给我拿喝的。我喜欢吃炒米饭,妈妈把一日三餐做好,爸爸再专门为我做一碗炒米饭,因为家里就我一人爱吃。看着我大口大口地吃完,听着我说吃饱了、真好吃,他嘿嘿地笑笑,然后再端起微凉的饭菜安心吃起来。

过年时家里冷,水冰凉。在家的日子,爸爸每天都给我倒好温温的刷牙水,递牙膏,打好洗脸水。爸爸永远把我的事放在第一位,妈妈叫他做事他有时都不去做,我只要嘟囔一句他马上就行动……

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,我也最爱我的爸爸!

写下这段文字时我始终是微笑的。想爸爸了。中午了,打个电话喽!

这是一篇自由来稿,投稿人在文章最后留言:“张冬梅是我们的女儿,去世一年了,年仅28岁。在她的遗物里有一篇她22岁时写的文章《爸爸的爱》,我们老两口六十多岁的了,看了老泪纵横。特向贵报投稿,以表达对女儿的思念。”为了安慰两位心伤丧女之痛的老人,也为了让天下儿女更加珍惜父母之爱,我们特刊发此文。

——编者

家事版投稿邮箱  
jwqp@163.com

## 追思 远离的父亲

□周琦

半个世纪前父亲去世,光阴似流水,如今我已是满头银发七旬有余的老妪。在这段岁月里,每当追忆起那慈祥可亲的父亲,心中总有深深愧疚之感。

1893年父亲生于济南一个官吏家庭。他幼时丧母,跟随祖父生活,祖父过世后,几经转折考入黄埔军校,成为一名军人。他为人正直、品格高尚、忠厚朴实、才思敏捷,又有较好的文化底蕴,对困境中的部下、亲友,总是鼎力相助,先人后己。

在抗日战争中,父亲对日本帝国主义恨之入骨,解救过抗日学生,解救过共产党员,为解放济南而深入国民党内做地下工作。他对当时的贪官污吏深恶痛绝,导致后来无法在官场立足,便弃政从商,回到了济南。

济南解放后,由于父亲与邻里关系较好,得到广大群众的推选,当上了街道主任,经常组织各种政治、文艺活动,比如支援淮海战役、抗美援朝的粮食、军服、军鞋的捐助活动。

父亲有多种爱好,琴、棋、书、画虽不精湛,却样样都会,尤其酷爱京剧,引得男女老少围绕着父亲吹拉弹唱,热闹无比。临近端午、中秋等民俗节日,根据街坊邻居的要求,更是终日繁忙。春节将至,父亲为街坊邻居写春联,有时引古名句名言,有时即兴构思,雅俗共赏,得到大家的称赞。

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秉性豪爽,豁达开朗,好像从未有过忧愁和烦恼。他总是以身作则,对任何事、任何人,都以身教胜于言教。他的高尚情操永远铭刻在后辈的心中,世世代代传承下去。

没有缘由的,父亲忽然对我说:“最近总是觉得右腿发麻,小腿酸疼。”我没有抬起盯着电脑屏幕的眼睛,随便敷衍:“是不是走累了,或者有些着凉。”父亲继续念叨:“也许吧!人老了,不中用了。可别是得了啥病。”这话让我心中一震。

父亲怎么会生病呢?我不相信。他当过兵,在部队里是优秀战士,提拔到排长,转业后有了工作。年轻时,他的身体素质就好,记忆中没有吃过一个药片。每每听到周围的人叫嚷这痛那痒的,他便诧异地看着,眼神里总觉得那人太过娇气了。

后来,当别人的父亲渐渐老去,已快古稀之年的老爹仍是我家的主要劳力。接送女儿,是父亲的活。他骑电动车,风里来雨里去的,从不叫苦。收拾屋子,搬挪家具,也是父亲的活。做饭,还是父亲的活。他做的菜好吃,母亲便懒得伸手了,他做我们一大家子的饭菜。

父亲就像是万能钥匙,什

么困难,他都能解决。家里的水龙头坏了,水流了一屋子,给父亲打一个电话,我只管安心上班去,回来后家里必是清洁干爽,水龙头已然换了新的。女儿发烧,父亲比我还急,他从我老公手里抢过孩子,飞快地跑向诊所。我们买了新房子,要装修了,恰逢老公长期出差,这任务父亲责无旁贷地领了。他从设计到选料、监工,直至最后收拾打扫,一个人忙前忙后,愣是将新房子得意地交给了我。同事们参观过后都感叹他想的太周到了,好看又实用。

我总觉得父亲是铁打的身子,什么事情有他扛着就大可放心。可是,我一直忽略了,父亲也会老去。好比现在,父亲的身体发出了衰老的信号。

我看着父亲布满皱纹和老年斑的双手,显得那么苍老和无助。

第二天,我执意带着父亲去看医生,做了一系列检查。父亲不忍心,抢着自己去排队交钱找医生。我将他按在椅子

## 帮我装修房子的父亲

□奚凤群

因为我的新家装修,父亲来到济南。在父亲看来,我要养家养孩子,每一分钱都是辛辛苦苦码字挣来的。他心疼我日子过得辛苦,却没有能力给予更多支撑,唯有在体力上给予一些支持,好让女儿静下心来继续做自己的事情,而不是因为装修劳了心神。

“你的所有任务就是好好工作,努力写稿,还有,要把两个孩子照顾好。装修的事情,爸爸替你操持,保证按你喜欢的样子。钱的事情你也不用过多担心,有爸爸呢!”在来济南之前,父亲在电话里语气坚定地这样跟我说。

这次到济南,父亲并未长时间停留。他马不停蹄地将济南的建材市场转了一个遍后,便匆匆赶了回去。而来济南之前,他已将老家的市场行情打探了个一清二楚。父亲替我作了权衡和对比之后,便将哪些材料在济南买,哪些材料从老家用物流运过来跟我商讨。他一脸征询意见的表情,唯恐自己强作主意而惹我不高兴。

站在我的新房子里,他赞叹房子买得合适,既解决了孩子的入学问题,房子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也不错。当然,还有一点也很重要,如此便和

过去的的生活作了一个彻底的了断。陪父亲来看新房的我,原来还一直忐忑,怕突然做出的决定让父亲难以接受。毕竟这是上百万的投入,而我的决定与告之,全都是在突然之间。父亲没有过多的询问,非议,他只是站在我的生活之外,尽可能地增砖添瓦,除此,无它。

可是,即使执念要替我挑起装修的重担,父亲却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在济南停留。如此,看到最多的,便是他的背影。从老家到济南,有四个小时车程。父亲有时当天往返,有时停留几天,可每次都是来去匆匆,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。

在这中间,父亲做的许多事情都让我感动。比如,他总是事事询问我的意见,大到地板的材质和颜色,家具的整体样式,小到孩子房间的摆设……我从来没有意识到,在父亲的眼里,我是这样一个有着独立思考的人,他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我,而是处处维护并尊重着我的决定。

这一天,大功告成之际,我和父亲请装修师傅一起吃晚餐,对师傅这段时间的辛劳表示感谢。装修师傅是父亲从

老家请来的,在父亲看来,装修的手艺和材质一样重要。

我将菜单推到了父亲面前,请父亲点菜。父亲没有拒绝,这一次干脆利落地替我作了决定。年前,父亲查出了糖尿病,虽说通过三个月的饮食控制以及高强度的快走锻炼,血糖已经接近正常,可是,他在饮食上还是极为注意。他点的菜一半是我爱吃的,另一半是济南特色的风味菜。父亲的价值观念里,表达感谢的心意必须体面和实惠,来不得丁点的虚伪。他给自己点的,只有一盘豆腐水饺。

父亲还点了一条鲤鱼。他不停地劝师傅多吃点,说这是店里的特色菜,是黄河鱼,在外地吃不到的。我也劝父亲吃一点。父亲犹豫了一下,没有拒绝,将筷子伸到盘中,只夹了一小块鱼肉,一边咀嚼一边感慨:“济南的鱼,就是比老家的好吃。”

父亲这样说着,眼神突然越过饭桌投向远处。而我的眼泪一下子从心里涌了出来,我知道,父亲的话语里,不仅包含着他对女儿生活的包容,也在感恩济南这座城市十多年来对他的女儿的包容。

唉,这便是父亲。

